

Baroness Emma Orczy

角落里的老人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英〕奥希兹女男爵 著 吴奕俊 唐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aroness Emma Orczy

角落里的 老人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英] 奥希兹女男爵 著 吴奕俊 唐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aroness Emma Orczy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角落里的老人/(英)奥希兹女男爵著;吴奕俊,唐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781-8

I. ①角… II. ①奥… ②吴… ③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865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81-8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1	芬彻奇街谜案
23	菲力摩尔街劫案
42	约克郡谜案
63	地铁里的神秘命案
84	利物浦谜案
100	爱丁堡谜案
119	英格兰普卫顿银行失窃案
137	都柏林谜案
156	布莱顿案
176	摄政公园谋杀案
193	吉尼维尔贵族谱系
211	柏西街神秘命案
228	结 局
230	译者后记

芬彻奇街谜案

1

角落里的老人把玻璃杯推到了一旁，身体向桌边靠了靠。

“这些所谓的谜案！”他说，“要是调查时动了脑子的话，就绝对不存在谜案。”

波莉（同玛丽）·伯顿惊讶地从报纸后面望过去，她冷漠的深褐色眼睛盯着对面的那个人，眼神里充满疑问。

当老人慢吞吞地穿过店里，到她桌子的对面坐下时，她就对他有些反感。大理石的桌面上已经摆了她的大杯咖啡（三便士）、面包卷和黄油（两便士）以及一碟舌肉（六便士）。

这个大厅是知名的无酵母面包公司在诺福克街的分店。这个角落、这张桌子以及这个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大厅里的特殊景致都是属于波莉的。自从波莉加入《观察家晚报》（不好意思，我们是这样叫它的），成为这个天下知名、誉满世界的组织，也就是“英

国新闻界”的一员时，从那让人永难忘怀的光荣时刻开始，她总在这儿享用价值十一便士的午餐，读一便士的日报。

她是个名人，是《观察家晚报》的伯顿小姐。她名片上印的是：

玛丽·杰·伯顿小姐

《观察家晚报》

她采访过爱伦·特里小姐、马达加斯加的主教西摩·希克斯先生，也采访过警察总监。最近一次在马尔伯勒府邸举办的花园聚会，她也去过衣帽间，也就是说，她在那儿看到过辛格密女士的帽子，那是顶随你怎么称呼的小姐的遮阳帽，还看到了其他各式各样新潮时髦的玩意儿。《观察家晚报》的晚报版对此进行了报道，而标题则恰如其分地取了“贵族与衣着”。

（这篇文章署名的是 M.J.B，能在这家每份半便士的大报的档案里找到。）

因为这些理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波莉对角落里的这个老人感到生气，同时双眼像所有的褐色眼睛一样，尽其所能地用眼神把这意思清楚地传达给他。

波莉刚才正在看《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她刚才对这篇文章发表的议论是不是被听到了？可以确定的是，那边的老人刚才说的话是对她的想法做的回应。

她看着老人，皱起了眉头，然后笑了。《观察家晚报》的波莉小姐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在英国新闻界的两年还没有把这份幽默感毁掉，何况老人的长相足够让人情不自禁产生最乖僻的幻想。波莉心想，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苍白、如此瘦弱的人，他颜色浅得可笑的头发被梳得柔光顺滑，盖住了头顶一块明显秃掉的地方。他不停地把弄手上的一根细绳，看起来既羞怯又紧张；他消瘦而颤抖的手指把那根细绳系上又解开，弄出了各种精巧和复杂程度不同的结。

仔细打量过这个怪异的老人之后，波莉变得友好了一些。

“可是，”她和气但不失权威地说，“这也算是份消息灵通的报纸，这篇文章告诉你，光是去年就有不下六件案子让警察完全摸不着头脑，而罪犯们却依然逍遥法外。”

“对不起，”老人轻声说，“我从来都没有说警方完全没有碰到谜案的意思，我只是说他们在调查罪案的时候没有动脑子。”

波莉讽刺地说：“我觉得，他们在芬彻奇街谜案里也没动脑子吧。”

“最不可能成为谜案的，就是所谓的芬彻奇街谜案。”老人平静地回答道。

过去十二个月来，那个奇怪的被大家称为芬彻奇街谜案的案子，已经让所有人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这件案子也让波莉十分困惑，她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沉迷其中，她研究了这个案子，建立了自己的假设并做了推论，反复进行了思考，甚至还

曾经就这件事写过一两封信给报纸杂志，并提出了证据，而其他的业余侦探也同样胸有成竹地做了驳斥。因此，角落里这个看起来怯懦的人的态度让她特别恼火，于是她反唇相讥，一定要彻底打败眼前这个自鸣得意的家伙。

“这样的话，你不把你珍贵的想法提供给努力想破案却被误导的警方，那可真是遗憾。”

“难道不是吗？”他的回答倒是很幽默，“你知道，一方面我怀疑警方会不会接受我的看法；其次，要我积极参与调查大军，我的感情倾向和责任感几乎总是直接冲突。我往往会同情足够聪明狡猾、能把整个警方牵着鼻子走的罪犯。”

“我不知道你对这案子记得多少，”他平静地继续说，“最开始，连我也被这案子搞糊涂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个虽然穿得很寒酸，但看起来绝对过过好日子的女人到苏格兰场报案，称她的丈夫威廉·克萧失踪了，这个人没有职业，显然也居无定所。当时有个朋友陪她去的，那是个胖乎乎的、看起来油腔滑调的德国人，他们两个人所叙述的事情让警方马上采取了行动。

“似乎是这样的，十二月十日那天，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卡尔·穆勒，那个德国人，为了向他的朋友威廉·克萧讨一笔小小的债务，大约十英镑，去拜访了他。当他到达菲茨罗伊广场夏洛特街的贫民聚居区时，他发现威廉·克萧正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他的太太却在那儿哭。穆勒想告诉他自己来拜访的目的，但克萧大手一挥把他叫到一旁，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克萧对

他说的话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克萧直截了当地要求再借两英镑。克萧声称这笔钱是工具，可以让他和愿意在困难中帮助他的朋友很快发财。

“克萧花了十五分钟做了个言辞含糊的解释，却发觉谨慎小心的德国佬不为所动，于是决定让德国佬加入他的秘密计划。克萧断言这个计划绝对会为他们赚来几千英镑。”

波莉不自觉地放下了报纸。这个温和的陌生人，这个神情紧张、眼睛羞怯水亮的人讲故事的方式很特别，波莉对他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我不知道，”他继续说，“你记不记得德国佬跟警方说的事？现在搞不好已经是寡妇的克萧太太当时也在旁边提供了很多细节。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大约三十年前，克萧二十岁，是伦敦某家医学院的学生。他有个叫巴克的同室密友，还有另外一个人和他们同住。

“当时情况似乎是这样，这另外一个人有天晚上带回来一大笔钱，那是他赌马赢来的。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这个人遭到谋杀，死在了床上。幸好克萧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他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但巴克失踪了。也就是说，对警察而言，巴克失踪了，可是对敏锐的克萧来说，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至少克萧是这么说的。巴克很聪明，设法逃到了国外，辗转几次后，他最终停在了东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化名斯梅瑟斯特，做皮草生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现在，请注意，人人都知道斯梅瑟斯特这个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克萧说他以前叫巴克，三十年前还犯过一桩谋杀案。这未经证实，对吧？我只是把克萧在十二月十日那个重要的下午对他的德国朋友和太太说的话告诉你。

“据他说，斯梅瑟斯特在他狡猾的生涯里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他曾经四次写信给他过去的朋友威廉·克萧。其中有两封信和这个案子无关，因为是二十五年前写的，而克萧也早就把它们丢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据他说，第一封信是斯梅瑟斯特，也就是真名叫巴克的那个人，因为花光了犯罪得来的钱，在纽约穷困潦倒时写的。

“克萧那时经济状况还不错，看在旧交情的分上，给他寄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可以说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封信，克萧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斯梅瑟斯特，巴克那时已经改成了这个名字，他在信里给这位老朋友寄了五十英镑；后来，据穆勒推测，克萧找了很多理由向斯梅瑟斯特日益鼓胀的荷包索要更多的钱，而且还加以威胁。不过这个百万富翁住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这些威胁其实毫无意义。

“现在到了故事的高潮。克萧反复思考，犹豫了一阵，终于把他声称是斯梅瑟斯特所写的最后两封信交给了他的德国朋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两封信在这个离奇的谜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两封信的复本我这儿都有。”角落里的老人说着，从一个破损得很厉害的皮夹里拿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展开，然后读

了起来：

先生：

你对金钱的需索完全没有道理，我已经帮你够多的了。不过，看在往日交情的分上，也因为你曾经在我极度潦倒的时候帮过我，我愿意让你再次利用我的感恩之心。我这里有个跟我有生意往来的俄国商人朋友，他最近会乘他的游艇去欧亚的许多港口，还邀我和他一起去英国。我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生活，很想三十年后再次回来看看祖国，所以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我不知道我们到达欧洲的具体时间，但我保证我们一到合适的港口，就会马上写信给你，约好和你在伦敦见面。可你要注意，如果你要求得太离谱，我绝不会理你，记住，我是全世界最不可能向你持续不断、而且过分的要求屈服的人。

你忠实的朋友

弗朗西斯·斯梅瑟斯特

“第二封信的邮戳显示这信是从南安普顿寄的，”他继续平静地说，“奇怪的是，这是克萧自称由斯梅瑟斯特寄来、唯一还保存着信封和日期的信。信的内容很短。”他补充道，说着又继续去读那张纸条。

尊敬的先生，关于我数周前写的那封信，我想告诉你：查斯柯·西罗号将在下周二，也就是十日抵达提尔伯瑞港。我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坐我能搭到的第一班火车去伦敦。如果你愿意，请在傍晚时分，到芬彻奇街车站的头等候车室里找我。我觉得，过了三十年，你可能不认得我的长相，我会穿厚重的阿斯特拉罕毛皮大衣，戴料子相同的帽子，你要是认出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会亲耳听听你想说的话。

你忠实的朋友

弗朗西斯·斯梅瑟斯特

“这最后一封信让威廉·克萧激动万分，他太太也哭了出来。套用那个德国佬的话说，他像个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舞足蹈，还不时胡言乱语地发出惊叹。不过克萧太太对此忧心忡忡，她不信任这个从国外来的家伙。而且她丈夫还说这个人昧着良心犯过罪，那么他也可能会为了除掉危险的敌人，再次铤而走险。女人的思维嘛，她觉得这个计划并不光彩，她知道，在法律上，敲诈勒索会被重判。

“这次会面可能是个狡猾的陷阱，会觉得有些奇怪是肯定的，克萧太太争辩说，为什么斯梅瑟斯特不在第二天与克萧在旅馆见面？她的疑惑很多，让她焦虑不安，但那个德国胖子被克萧描绘的未来说动了心，无数的金子好像就诱人地摆在眼前。他借给克

萧两英镑，想让克萧整理一下自己，然后再去见那个百万富翁的朋友。半个小时以后，克萧离开了家，这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也是穆勒，那个德国人，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朋友。

“那天晚上他太太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可克萧并没有回来；第二天，她似乎整天都漫无目的地在芬彻奇街附近四处询问，但是徒劳无功；十二日那天她到苏格兰场报案，把她了解的细节全说了出来，还把斯梅瑟斯特写的两封信交给了警方。”

2

角落里的老人喝完了他杯子里的牛奶。他水蓝色的双眼看着波莉小姐着急的小脸蛋，脸上凝重的神色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显而易见的激动。

“一直到三十一日，”过了一会，他继续说，“两个船夫在一条废弃的船的底部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这条船停在一段黑暗的台阶之下，台阶上面是一间高大的仓库，下去就是伦敦东区的河水，由此可以通到伦敦东区的河流。我有一张这个地方的照片。”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波莉面前。

“你看，我拍照的时候那条船已经被移走了，不过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杀人地点，让罪犯能从容地将目标割喉而不用担

心被发现。我已经说了，那具尸体腐烂得无法辨认。在那里可能放了有十一天，但是有很多东西还是可以辨认的，比如银戒指和领带夹，克萧太太辨认出那些东西是属于她丈夫的。

“她当然公开指认斯梅瑟斯特就是凶手，警方也对此颇为肯定，因此在船里发现尸体的两天后，这位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喜欢创新的采访记者都这样叫他）在塞西尔酒店的豪华套房里被捕。

“坦白地说，至此我没有一点儿感到困惑的地方。克萧太太的故事与斯梅瑟斯特的信后来都登了报，而我用我的老办法，请注意，我只是业余的水平，纯粹出于兴趣才去推敲案子的原因，警方已经宣称这是斯梅瑟斯特犯下的案子，我想找出他的作案动机。大家都认为他确实想要有效地除掉危险的勒索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动机其实非常没有说服力？”

波莉小姐不得不承认，她从来没这么想过。

“当然，一个靠一己之力累积了巨额财富的人，肯定不会这么蠢，不会害怕克萧那种人。他一定知道克萧手上没有对他不利的罪证，至少不足以让他被判绞刑。你见过斯梅瑟斯特吗？”老人补充道，又在他的皮夹里摸索。

波莉说她在图片报上看到过斯梅瑟斯特的照片，老人把一张小照片放在波莉面前，继续说：

“这张脸给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脸上又诧异又惊讶的表情，因为眉毛全没了，还有那可笑的外国发型。”

“发型太贴着头皮，几乎像是被剃过的一样。就是那样！我那

天早上跟着人群去法院，第一眼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百万富翁时，这是他让我印象最深的特点。他很高，看起来像一个当兵的，站得挺直，脸晒出了古铜色。他没留唇须，也没有胡子，头发剪得几乎露出头皮，像个法国人；当然最特别的是他的眉毛，甚至睫毛都没了，让他的脸看起来非常奇怪。就像你说的，总是有种表情惊讶的感觉。

“然而，他似乎很镇定。坐在被告席上的椅子上，很有百万富翁的范儿，在传唤几个证人的间隙，他一直都开心地跟他的律师亚瑟·英格伍德爵士谈话。这些证人接受询问的时候，他就用手遮着头，安静地坐着。

“穆勒和克萧太太把他们已经告诉警方的事又复述了一遍。我记得你说过，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你那天没能到法院听审，所以也许你对克萧太太没有印象。没有吧？嗯，好！我抓拍了她的一张照片。这就是她，她就站在证人席上，很讲究地穿了一件精致的黑纱，戴着一顶原来镶有粉红色玫瑰花的软帽，残余的粉红色玫瑰花瓣还粘在上面，在深黑的颜色中显得很扎眼。

“她不愿意看嫌疑犯，决绝地把头扭向法官。我猜她一定很爱她那个好吃懒做的丈夫。她手指上戴了一枚巨大的结婚戒指，戒指也包在黑色中。她坚信被告席上的那个人就是杀死克萧的人，而且她在他面前有些刻意展示她的悲伤。

“我为她感到难以形容的难过。至于穆勒，他不过是个肥胖、滑头、爱吹牛的人，觉得自己当证人是件不得了的事。他戴满了铜戒指的胖手抓着那两封涉案的信，他已经辨认过这些信的真伪

了。这些信仿佛就是他的护照，带领他走向骄傲自满却又声名狼藉的乐土。我想亚瑟·英格伍德爵士让他失望了，因为他说对这个证人他没有要问的问题。穆勒本来有一堆无懈可击、细节丰富的控诉性的说辞来针对那个自负的百万富翁，说他是如何布下圈套诱走他亲爱的朋友克萧，又是如何将克萧杀害于伦敦东区一个天知道是在哪儿的角落里。

“然而，之后的事情就变得非常戏剧性了。穆勒从证人席上退了下来，带着早已彻底崩溃的克萧太太从法庭离开了。

“编号为 D21 的警员正在为逮捕时的情形作证。他说，嫌疑犯似乎大吃了一惊，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指控，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当警察向他讲完整件事以后，他意识到抵抗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就乖乖地随警员坐进车里。塞西尔这家熙熙攘攘的高档酒店甚至都没有人察觉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然后，不出我所料，旁听席上发出了唏嘘声。好戏才刚刚上演，芬彻奇街火车站的一个搬运工詹姆斯·巴克兰德宣誓自己所言皆属事实。这倒没什么。他说十二月十日下午六点，那时的雾是他见过的最浓的雾，五点零五分从提尔贝瑞开来的班车正驶入车站，晚点大约一个小时。他那时正在进站的月台上，一个头等车厢的乘客叫了他。巴克兰德几乎看不到他的脸，因为这个乘客裹在一件硕大的黑色毛皮大衣里，还戴着一顶毛皮旅行帽。

“那位乘客有很多行李，上面都有‘F.S.’的字样，他要巴克兰德把行李都放到一辆四轮马车上，自己只拿着一个小提包。这

个穿毛皮大衣的陌生人看着行李都放好了，就向搬运工付了钱，跟马车夫说等他回来，然后朝候车室的方向走了，手上还拿着小提包。

“‘我等了一会儿，’巴克兰德接着说，‘和马车夫聊了聊当时大雾弥漫的天气，然后就去忙我的事了，这时我看到由伦敦南区开来的车进站的信号。’

“检方强烈要求他确定穿毛皮大衣的陌生人放好行李、走向候车室的时间。搬运工很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晚于六点十五分’。

“亚瑟·英格伍德爵士依然没有问题要问，于是法庭传唤了马车夫。

“他证实了詹姆斯·巴克兰德的证词，那位穿毛皮大衣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找的他，让他把马车里里外外都塞满了行李，然后要他在那里等着。马车夫确实等了，一直在浓雾里等了半天，他甚至想把这些行李送到失物招领处，再去拉别的活。最后，在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看到就是那个穿毛皮大衣、戴毛皮帽子的先生匆忙朝他的马车走来，很快地上了马车，告诉车夫马上送他去塞西尔酒店。车夫声称这些就发生在八点四十五分。亚瑟·英格伍德爵士依然不予置评，而弗朗西斯·斯梅瑟斯特先生已经在拥挤憋闷的法庭里安静地睡着了。

“下一位证人是托马斯·泰勒警员，他十二月十日下午注意到有个穿着寒酸、蓬头垢面的人在火车站和候车室游荡。这个人好像一直在张望从提尔贝瑞与伦敦南区来的列车进站时会经停的站台。